

《追光的日子》：为教师的情感劳动打一束光

林可

尽管从绝对数据和讨论热度来看，电视剧《追光的日子》并未成为今年暑期档的流量爆款；但作为一部兼具青春偶像气息和现实主义色彩、聚焦高考题材的校园剧和反映教师生涯的职业剧，《追光的日子》试图探讨若干教育问题的应对之法、和解之道与未解之谜，值得细品和深思。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主角郝楠老师（郭京飞饰）的日常工作为主线贯穿起来的青云中学高三（14）班学生成长故事。郝楠，一听名字就能预料，这老师好难！看完剧集也不禁感慨，这老师好难！

从教育学视角来看，郝楠老师的“好”与“难”是一体两面、辩证统一的，这是由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

在教师的劳动分类中，显而易见的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两类劳动比较容易量化：一个老师每天几点进教室、花多长时间备课、上课、管纪律、盯自习、批改多少份作业、辅导多少个学生、一周上多少节课、写多少份教案、出多少套试卷、一年完成多少个教研课题、帮学生提高多少分、培养了多少个名生……这些数据构成了大众对教师工作内容的普遍认知和评价标准。

然而，教师工作中还有一类隐性而重要的劳动却很少被关注，即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也被称为“第三种劳动”。教师的情感劳动是指教师为了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本真目的，管理自身内部情感变化并对外部情感要求做出积极回应、进行主动调适的情感努力；它是教师实践职业道德、专业伦理、良心、责任等要素的重要过程，外在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的关怀、同情、保护、理解、鼓励、不放弃、不伤害等行为。在现实中，教师的情感劳动需要自身情感、信念乃至时间、精力的高度卷入。这种情感劳动的工作量难以计算，其劳动价值也因此常被忽略。

如果我们忽视教师情感劳动对象的重要性（如，学生的自尊自爱、自信自强、自我认同与悦纳，学习中的兴趣、意志、愉悦感、效能感、创新力，生活中良好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家庭关系、亲密关



系、社交关系等），那么就不会对教师这份职业的理想之“好”与现实之“难”产生深层理解与共鸣。《追光的日子》恰恰想要引导观众看见功利浮躁的教育现实“冰山之下”那些被雪藏、被误解的宝藏教师，看见教师情感劳动之难处，重塑“师道重于术、人师优于经师”的教师评价理念。

具体来说，该剧细致展现了郝楠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地付出“情感劳动”的过程中所遭遇和化解的种种教育难题，尽管有些解决方案有不切实际之嫌，但仍不失其启示意义。

难题一：“冤种”老师何以拯救“废柴”学生？

郝楠一出场就自带戏剧效果，身着花衬衫、头顶“杀马特”发型的前台球厅

老板，在香烟氤氲、酒气弥漫、一众小弟前呼后拥的热闹氛围中前一秒还杀气腾腾地“教训”欺负高中生的小混混，后一秒就被“仇家”上门踢了馆、砸了店……此等形象与知书达理的“人民教师”形成巨大反差。正当郝楠郁闷至极来到天台散心，偶遇因高考志愿填失误而落榜伤心的高三女学生任真（任敏饰），他误以为对方要跳楼轻生，上前劝慰施救反被当成流氓，自此双方结下“梁子”。

无巧不成书，当真调整好心态来到一所名为“青云”的民办中学复读之时，竟发现“流氓”郝老师刚刚被这所学校聘任为数学老师，还当上了她的班主任，而她所在班级是全校成绩排名倒数第一的“差生班”。随着剧情展开，一边讲述曾经贵为重点中学教学名师的郝楠如何遭遇学生的冷眼、捉弄、挑衅、威胁，而这个悲惨的“冤种”老师又是如何坚韧不屈、契而不舍地坚守岗位创造教学奇迹；一边揭示班级学生的成长故事，描绘

一个个或颓废无聊、或顽劣不堪、或敏感脆弱、或焦虑迷茫的高三学生，如何在郝老师一对一帮扶下逐步克服自我生命意义的难题。

最后，以郝老师为主力的教师团队不仅没有放弃这一班“废柴”，而且还点燃了他们对学习的热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尽管不同老师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有所差别、激烈碰撞，但郝老师和白老师所代表的情感劳动派，尽心竭力地因材施教，最终以真心换真心，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尊重。

难题二：“另类”老师何以改变“奇葩”家庭？

剧中每个“熊孩子”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奇葩举动，当观众跟随郝老师的视角走进每个奇葩家庭，便会发现孩子的

问题通常是家庭教育的“照妖镜”，这里面充斥着家庭的矛盾冲突、难言之隐和持久伤痛，当然也能照见为人父母者或朴素、或笨拙、或偏执、或难以明状、或不得其法的不完美之爱。

要想解决每个学生的问题，郝楠的情感劳动显然还得深入到每个家庭。剧中集中呈现了多样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如：务工家庭、富商家庭、知识精英家庭、留守儿童家庭、隔代抚养家庭、单亲或重组家庭等；勤恳劳作通情达理的母亲、投机倒把极不靠谱的父亲、常年外出务工缺席孩子成长的双亲、年迈体弱独立支撑孩子成长的姥姥、因亲人去世抑郁成疾的母亲、因工作繁忙无暇关心孩子的父亲、因婚姻失败控制欲爆棚的母亲……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家庭和成长环境，都在郝老师真诚而不懈的帮助下，悄然发生了改变。

该剧在展现原生家庭局限性的同时，并未把教育的症结和化解之道“甩锅”给家庭或学校的任意一方，而是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一个另类的高三班主任通过一家家走访调研、一次次谈话劝诫、甚至为解决学生家庭问题自己掏钱、做工、挨打、受伤的过程，建立起家校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和信任基石，在此基础上发挥自身专业力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从而为每个家庭带来改变的希望和能动性。

难题三：“社会”楠哥何以应对社会阴暗面？

该剧还触及了近年来与学校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议题，如，校园欺凌、街头暴力、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控制、女性颜值身材焦虑等。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剧中故意强化了郝老师接地气的属性——“社会我楠哥，人狠话不多”。作为楠哥身边忠心耿耿的一股“小团伙势力”，每当学生在校外遭遇危险时，台球厅的小弟们总会挺身而出，用“江湖事江湖了”的办法保护学生，犹如校外“班主任”一般的存在。

这些略显夸张的剧情一方面展现了

学校生活并非社会生活中的孤岛，教师的情感劳动难免需要延伸至学校围墙之外，帮助学生应对复杂社会的阴暗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教师的责任被无限泛化，社会公众期待教师成为三头六臂、无所不能、随叫随到的“保镖”或“保姆”。

值得玩味的是，在应对难题二和三时，剧集给出的方案都过于理想化了：前者开启受虐模式，后者则走了一条爽剧路线。虽然这样的情节设置极具戏剧效果，但由于缺乏现实土壤，难免沦为英雄主义想象。换一个角度，这样的处理也提示我们，现实中教师所面对的很多难题，单靠教师自己无法解决。

难题四：“渡人”师者何以反躬自渡？

当学生们的难题逐一迎刃而解，属于郝楠自己的难题如期而至。伏笔暗线交待了郝老师离开公立学校、沦为社会闲散人员而后回归民办学校的离奇经历，剧集播至尾声终于揭秘了他在职业生涯早期曾因过分强调学生分数排名、忽视学生心理健康而导致一名女学生跳楼，另一名男生也因此不断骚扰报复他。当郝楠再度有机会成为教师，便深刻认识到“情感劳动”之于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帮助众多学生找到人生的方向、成为最好的自己，郝老师也逐渐走出了自己的“莫比乌斯环”阴影。可见，一个好老师或好学生并非天生，他们都需要在不断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的过程中渡人渡己、淬炼成金。

诚然，郝楠是万千“好老师”的缩影。作为观众，除了称颂他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大爱与奉献精神，也应从剧中窥见教师职业的现实困难。如果教师的情感劳动之难不被看见、理解与化解，便很难找到如同“郝楠”一般迎难而上的“灵魂摆渡人”，来应对学生之难、家庭之难和社会之难。

（作者为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当我们看“久别重逢”的爱情时，都在看什么？

卞云璐

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提炼近来热播都市爱情剧的故事共性，那非“久别重逢”莫属。

这其中，有剧名里就带着“破镜重圆”隐喻的《归路》，有主打校园绯闻情侣尴尬重逢的《三分野》，有以男女主“十年之约”为引的《照亮你》，还有火灾现场与初恋重聚的《我的人间烟火》，就连聚焦热恋恋爱与职场生活的《闪耀的她》，都少不了男女主因校园恋不欢而散结成“冤家”的前史。

爱情的样貌千姿百态，为什么偏偏带着宿命感的“久别重逢”占领了如今都市爱情剧的高地？从类型叙事学的角度看，这样整齐划一的创作选择，必然对当下爱情观念、价值和理想回应的结果。换言之，“久别重逢”的爱情，很可能正是满足当下观众刚需的一种特殊情感维他命。

花样重逢，对冲遗憾

关于错过爱情的遗憾，张爱玲在散文《爱中》的一段描述，流传甚广：“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面对这种遗憾，最好的人生解药便是“如果”，落地成现实主义的戏剧桥段，就是重逢。正像《你是我的城池营垒》里，编剧借与初恋重逢的邵宇寒（王阳饰）之口说出的点睛之笔那样：“如果是一种假设，是一种心愿，是一种期待”。

都市爱情剧里的“久别重逢”，满足的就是这种情感想象。当然，“久别重逢”并不是都市爱情剧的新发明。大银幕上，像《爱在日落黄昏时》《两小无猜》《一天》等浪漫爱情电影都是“重逢”这一叙事情境催生的经典。再往前追溯，这个桥段甚至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经典母题“破镜重圆”暗合。

但剧集创作擅长的，便是与当下情绪价值和社会话题结合。近来的都市爱情剧也充分发挥了这一优势，把“久别重逢”拍得花样翻新。

有的重逢是剑拔弩张型的。比如，《闪耀的她》中的官文（秦岚饰）和丁宁（王阳饰）。这俩人大学时期是同系的“学

霸”情侣，因为竞争出国交流名额而产生的误会，导致爱情夭折。三十出头时，两人又在职场狭路相逢，由此激活的是一段混合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碰撞之旅。

在同样由王阳主演的《你是我的城池营垒》中，也有着类似的“学霸”情侣中年重逢。不同的是，这部剧中的重逢是热泪盈眶型的。神经外科医生邵宇寒与初恋女友邢克瑶在留学时，因为职业选择理智分手。当年的理智，的确成就了两人各自的事业，但情感的窟窿却再难补上。当在国内的医学会议上再次碰面时，暧昧和试探便自然发生了。

同样主打热泪盈眶重逢的，还有《我的人间烟火》和《归路》。这两部剧中的男女主角，都是高中时期的恋人，都是乖乖女和痞坏少年的配对，都因家庭变故由女主角提出结束恋情，又都在十年后在男主角主导的救援现场正式重逢。只不过，《我的人间烟火》里，消防站长宋焰（杨洋饰）和急诊科医生许沁（王楚然饰）在重逢后，走出了一段相当长的虐心情感确认曲线。《归路》里，排爆特警路炎晨（井柏然饰）与风投精英顾晓（谭松韵饰），则在天降未婚妻的“助攻”下，快速打开了心结。

还有的重逢是“脚趾抠地”类型的。《三分野》和《照亮你》就是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重逢”。

这两部剧都拥有类似的“打直球”性格的女主。《三分野》里男女主之所以会产生“前史”，是因为女主角（吴倩饰）高中时莽撞地以为“学霸”男主（张彬彬饰）喜欢她，结果搞得满校风云。多年后两人职场再见面，自然是一个再次“社死”一个自觉晦气。《照亮你》里的女主角徐来（章若楠饰）则因为消防员靳时川（陈伟霆饰）对自己的救援，产生了情愫，单方面地认定了“十年之约”。重逢时，徐来确实是满眼粉红泡泡，但靳时川竟然没认出她来。这样的“单边重逢”多少带点尴尬。

不过，无论“久别重逢”怎么花样翻新，这些剧集中重启爱情的通路都很少再次导向遗憾。这也很好理解。毕竟，都市爱情剧要满足的是浪漫幻想，提供的情绪价值是对冲遗憾。

另一种“三生三世”

“久别重逢”满足的是一种恒久的爱



情幻想。比起细究它为观众带来的情绪价值，更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母题为什么在近期的都市爱情剧中集中出现？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考察的是这批剧集的故事源头。

这批都市爱情剧几乎无一例外，均改编自晋江文学城的“现言”类网文。《归路》改编自墨宝非宝同名小说，原著中男女主角校园恋情与成年虐恋的穿插，是一大特色；《三分野》改编自耳东兔子同名小说，原著小说约45万字，对男女主角的原生家庭问题和成长阴影有深入挖掘；《我的人间烟火》改编自玖月晞的《一座城，在等你》，这部29万字的小小说最吸引读者的，是两人宿命般的纠缠和在爱情中的清醒与沉沦；《照亮你》改编自筱筱的《时光如约》，这部小说最大特点是女主角以男主角为坐标的十年追随成长。

这几本原著小说，大都循着晋江纯爱言情小说的路子。“久别重逢”的宿

命感不仅彰显了对爱情的绝对信念，也做到了以爱情标记成长，是提纯爱情的有效套路。同时，“重逢”的基本设定，也给了作者一本小说写两次恋爱的可能。一次青春恋曲，一段熟龄热恋；一次遗憾收场，一次皆大欢喜；一次年代怀旧，一次当代都市……在这里，成长弧光随时间线一起拉长，故事容量也得到了有效扩充。从这个角度看，能够重启爱情的“久别重逢”与能够重启人生的“穿越”，以及能让一对CP在“三界”各谈一遍恋爱的“三生三世”，有异曲同工之妙。

影视化过程中，考虑到原著广泛的读者基础，剧集主创们都保留了小说中的“久别重逢”结构。

其实，从剧集生产的角度来看，“久别重逢”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经济的选择。比如，想要拍好动辄八年、十年的时间跨度，对美术置景、化妆造型必然有更高要求，相对应的制片成本也会有



▲《三分野》里的重逢是“脚趾抠地”类型。剧中男女主产生“前史”，是因女主角高中时莽撞地以为“学霸”男主喜欢她，结果搞得满校风云。多年后两人职场再见面，一个再次“社死”一个自觉晦气。

▲《我的人间烟火》主打热泪盈眶型“重逢”。剧中，消防站长宋焰和急诊科医生许沁在重逢后，走出了一段相当长的虐心情感确认曲线。

所提升。更重要的是，演员跨年龄段的表演难度也不小，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整部剧的完成度。

但从情绪价值来说，“重逢”自带的宿命感和由此指向的“稳稳的幸福”，也许正是当下爱情剧观众的最大公约数。

“重逢”虽好，但也不能贪多啊

“久别重逢”固然经典，但经过这轮都市爱情剧的深度开发，已然出现“套娃”现象。不少一线演员近几年都演过不止一次“久别重逢”的爱情。

比如，《我的人间烟火》的主演杨洋，在这部剧中饰演的跟外科医生“久别重逢”的消防员，在《你是我的荣耀》里则饰演一个要与流量女明星“久别重逢”的航天工程师。

井柏然在《归路》中与谭松韵搭档演“久别重逢”的校园恋人之前，上一个广为人知的角色也有浓重的“重逢”要素——电影《后来的我们》中，他饰演的林见清与周冬雨饰演的方小晓，正是分手十年后再相见，却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我们”。

同样，擅长演熟龄精英霸总的王阳，也已经剧里演绎“久别重逢”多次了。《你是我的城池营垒》里，阔别多年的邵宇寒与邢克瑶还是副线，到了《闪耀的她》中，他和秦岚联手演绎的冤家聚首就是主线了。

再如此“套娃”下去，不仅观众会审美疲劳，演员的表演生命也会被严重消耗。因此，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来看，都市爱情剧都需要久别一下“重逢”的套路了。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